

河流的魂，是飞鸟替它描的眉。  
没有飞鸟的河是哑的，像人没了眉峰，连风掠过都少了几分灵动。如今的汲河不一样，麻雀啄着水面的碎光，斑鸠在柳梢搭窝，白鹭把影子浸在水里，连鸬鹚扎进波心的模样，都成了摄影师镜头里最靓丽的活气——这里早成了鸟的乐土，也是人看鸟的景。

河的衣裳，是岸边的草木织的。若把汲河比作铺开的长卷，那岸柳的垂丝、汀上的竹影，还有漫坡的花草，就是给长卷镶的边。走在河边的人，脚边是打旋的花，眼里是淌着的绿，连笑都沾着水汽，软乎乎地落在风里。

河的趣，藏在水里的活物里。我骑摩托过汲河大坝时，总见鱼群在浪尖翻跟头，银闪闪的鳞片晃得人眼晕。有回撞见两对鸳鸯，躲在水草深处，脖子缠成细巧的结，连水波都不敢惊动。突然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只野鸭被马达声惊起，长尾拖在身后，像枚银亮的蝌蚪，游进了汲河清凌凌的浪里。

往远了看，白鹭总爱成群结队地来。夏天的日头正烈，它们像群像似的，朝着田野里的机器声飞。机器是唤它们的号子——翻耕的泥土里，藏着黄鳝、泥鳅，还有土狗子、蚯蚓。一个人驾着旋耕机，在白茫茫的田埂上挪，机器喘着粗气，吐着淡烟，也吓不走这群“食客”；前头的白鹭盯着大些的黄鳝，后头的专拣细小的蚯蚓，各有各的念想。田边的秧苗水灵灵的，绿得能掐出水，像十八九岁的姑娘，一天一个模样——农

## 滋味

张正旭

事不等人，端午前总得把秧插下去。

我停了摩托，举着手机拍，照片不过瘾，又录视频。正巧有人拎着水瓶过来，我问他：“这是三流乡的地吧？”他说：“岔路镇共同村黄郭组。”语气轻得像风，我心里却猛地一沉——这地方我熟，熟到能想起冬夜里打河堤的冷。

我们把河洼叫“湾”。每年入冬，岗上的人都要往“东大湾”去，官方叫“兴修水利”，我们俗称“打河堤”，像是赴一场固定的约。我第一次去，是跟着小舅，背着成袋大米，裹着铺盖，浩浩荡荡的人群往河滩走。动员会开得热闹，区委书记讲话，公社书记强调，誓音喊得震天响，标语挂在各队的临时搭建的草棚子上，“兴修水利，利国利民”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，字里行间都是劲。总指挥部设在黄岗大队部——后来黄岗改叫黄店村，再后来并到了共同村。大喇叭里，时而通报批评落后的工段，时而表扬先进的队伍，间隙还会飘出《迟到》《甜蜜蜜》《新鸳鸯蝴蝶梦》等流行歌曲，混着寒风，倒也不那么冷了。

清晨的霜厚得像雪，我们踩着田埂往工段去，工具在手里晃。干了近一个月，把夏天洪水冲垮的豁口填上，才算

完。可冬天修的坝，经不住夏天的洪水啃咬，来年汛期一到，坝又破了，洪水漫过田，我们再赶来抗洪，望着水叹气。如今，当年打河堤的人大多不在了，他们没见过东大湾的现状：汲河的堤坝铺了水泥，沿途立了好几座排灌站，机器像人的心脏，涝了就把田里的水抽进河，旱了就把引河里的水灌田，再也不用靠人扛着铁锹跟老天较劲儿。

2018年夏天，洪水还是来了。汲河岔路段冲垮了，共同村、水楼村的早稻泡在水里半个月，穗子都烂了，受涝区域庄稼颗粒无收。上游裕安区固镇镇的河堤也破了，整个镇子都淹在水里。岔路镇两头忙，东边守汲河，西边守洋河。汲河的指挥部设在黄店村老村部，洋河的在林丰小学。我以“农民记者”的身份赶过去，看着他们在水里泡着：汲河边，村文书顾玉章与党员们抬着柴油机和抽水泵，号子声响彻汲河，衣服全湿了；村支书胡建学带着人打木桩，从河底往岸上垒。洋河边更险，时任村营长的陈传保冒着雨，在齐腰深的水里扛木桩，浪打在他身上，他也没退一步——那坚定的模样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。

今年再去汲河，看见“汲河葡萄园”

挂果了。三年的功夫，葡萄藤长得旺，一串串果子垂下来，像一群光脚的孩子，坐在河边把脚探进水里拍浪，笑声脆得像百灵鸟扑棱翅膀，整片园子绿莹莹的，风一吹，就像汲河的浪滚到了岸上。宽大的葡萄叶下，果子挤在一起，像在听河讲这些年的变化。尤其是“阳光玫瑰”，皮儿绿得透亮，胖乎乎的，像月色里醉了的杨贵妃，连眉眼都带着柔劲儿，能把人的心思勾软。葡萄藤缠在架子上，像飘着的石榴裙，不知要醉倒多少路过的人。

又站在汲河边，心里像被河水浸过，五味杂陈。滋味这东西，本就是说不清的——白居易“最爱湖东行不足”，是喜的滋味；崔颢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，是愁的滋味；李清照“沉醉不知归路”，是乐的滋味；范仲淹“燕然未勒归无计”，是苦的滋味。而我的滋味，藏在汲河的浪里：是打河堤时的冷，是抗洪时的急，也是如今看鸟飞、闻果香的暖。

《人民日报》里有句话说得好：“岁月浅淡，余生漫漫，予一半烟火谋生活，许一半诗意得清欢。”把日子嚼出滋味，把时光过成景，大抵就是这样了。只有汲河的水知道，这些年的滋味，都浸在它的波心，也刻在我的心里。

散文

## 死面馍夹酱豆

史云喜

“一坛酱豆醉童年，最是匆忙六月天。赶走苍蝇封上口，秋来下肚太香甜。”每当想起家乡皖西霍邱的这段顺口溜，鼻尖仿佛立刻萦绕起酱豆的香辣与死面馍的味道，任凭走遍天涯，这味道也始终挥之不去。成家后，常为生计奔波他乡，街头小吃尝了无数，心底最念想的，仍是母亲亲手做的死面馍夹酱豆。每次回老家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总想让老娘，摊几张死面馍，炒一碟辣乎乎的酱豆子，吃了才过瘾。

皖西的夏天，是浸在酱香里的季节。母亲会适时挑拣一盆颗粒饱满的新黄豆，用清水淘洗几遍，泡上大半天，等豆子吸足水分胀得圆圆滚滚时，便架起柴火灶，将豆子倒进大锅里慢慢煨煮。要一直煨到用手轻轻一捏就碎，才捞出来控干水分，拌上面粉，让每颗豆子都均匀裹上一层“白霜”，再摊在屋内的案板上，盖上新鲜的南瓜叶或野麻叶之类，捂起来发酵。那一阵子，母亲总时时惦记豆子发酵情况，早晚都要掀开叶子瞧一瞧，直到豆子表面长出一层细密的白毛，才能放下心来。

接着，把发酵好的豆子倒在竹匾和簸箕里晒干，筛去粉末后装进陶坛。按比例撒上盐，爱吃辣椒的人家，再添些碾碎的干辣椒，倒上凉白开没过豆子，用麻绳扎紧坛口，搬到院子里通风向阳处暴晒。母亲每天早晚都会打开坛口搅拌，赶走坛子周围的苍蝇，再仔细封好。阳光日复一日炙烤，坛里的豆子渐渐晒成了诱人的红亮色泽，酱香顺着坛口缝隙悄悄溢出，引得我们这些孩子们时常背着大人跑到坛边，深吸一口那勾人的香气。等到酱豆晒得足够入味，母亲便会舀出一两勺，配上切得细碎的葱姜蒜末和鲜辣的青红椒，在柴火灶的热锅里快速翻炒，油里“滋滋”溅起时，豆香混着料香瞬间漫开。盖上锅盖，小火焖上一两分钟，让滋味彻底融在一块，一盘香辣入味的家常酱豆小菜便做好了。

死面馍的做法看似简单，却最见真功夫。母亲用葫芦瓢从“八斗”里舀半瓢面粉倒入小盆，加清水搅成稠面糊。待大铁锅烧得滚烫时，用铁勺子舀起面糊顺着锅边溜下去，轻轻用手或锅铲摊平，盖上锅盖焖上片刻。很快，锅里就传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揭开锅盖时，一股纯粹的馍香扑面而来，只见那馍的底面结出薄薄一层锅巴，金黄焦脆，上面则软糯劲道。这种不经发酵的死面馍，质地紧实耐嚼，正是夹酱豆的绝配。

我对酱豆的偏爱，是在艰苦岁月里慢慢养成的习惯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农村日子尚不富裕，我读初中住校时，每周都要从家带些母亲做的杂面馍留着早晚泡稀饭，配着一罐头瓶酱豆添补生活。那时候的酱豆，调料简单，只有盐和辣椒，可就是这纯粹的咸辣，能把稀饭浸泡后的杂面馍就得格外香甜，每一口，都是味蕾的满足。

有一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饭票眼看就要用完，我没有胶靴，没法回家取粮。正对着窗外发愁时，教室门口忽然出现了二哥的身影——他满身是雪，胶鞋和裤腿都结了冰碴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，里面装着几斤兑换饭票的大米。母亲刚摊好的死面馍，还有一小罐温热的炒酱豆。二哥搓着冻红的手说：“娘怕你挨饿，临走时刚摊的死面馍，让我给你送来。”那天在宿舍，我吃着死面馍夹酱豆，泪珠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，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顿饭，麦香与酱香里，裹满了家人的疼爱。

炒酱豆的滋味，也随着时间推移慢慢丰腴起来。以前农忙时，炒酱豆几乎不放调料，酱豆也会自带香。只有农闲时，母亲才会切些葱姜蒜末和青红椒，与酱豆同炒，不用放鸡精味精，香味也能飘满整个院子。现在生活好了，炒酱豆时有的会添一把炸得香脆的花生米，或是切些瘦肉丁、放点虾仁之类，让酱豆更有灵魂，愈发醇厚可口。可我总是觉得，母亲用柴火灶炒的原味酱豆最是难忘，那红红的油汁裹着饱满的豆粒，咸鲜中带着微辣，一口下去满口留香，绝不逊色于那些复杂的什锦酱料。

农忙时节的田埂地头，死面馍夹酱豆更是顶饿的主食。初秋农忙，干远活时，母亲会提前摊好一摞死面馍，装在竹篮里带到田头。大人们干活累了歇口气时，掏出馍来，抹上一大团酱豆，咬一口，劲道十足，嚼口凉茶，浑身又添了力气。邻地干活的人们也时常互相分享，你会尝尝我家的酱豆，我尝尝你家的死面馍，田间地头满是烟火气，暖了时光，也热了人心。

死面馍夹酱豆的吃法，在我的家乡流行已久。这道食谱可追溯至汉晋时期，在霍邱的烟火里流转了千百年。它不仅是一道解不开的乡愁，更是一份家常美食，更是游子心中解不开的乡愁。在如今五花八门的美食小吃中，死面馍夹酱豆朴素得实在令人看不起眼，可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朴素，最能打动人心。就像汪曾祺老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的，那些藏着老百姓心事的市井美味，才最能抚慰寻常人心。

如今，母亲年岁大了，我已许久没吃她亲手做的死面馍夹酱豆了。可每当闲暇的早晚，若念起这一口，便自己动手摊张死面馍，夹上一勺鲜辣的酱豆。那瞬间，麦香与酱香交织，仿佛又回到了老家的院子里：看母亲在灶台边忙碌，柴火噼啪作响，锅里的酱豆冒着诱人的香气。这味道，藏着岁月的温厚，裹着亲情的暖意，一路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。

散文



色彩私语

佚名 摄

小凤的名子是妈妈起的，鸡窝里飞出金凤凰是妈妈的梦。

小凤家就母女俩，幼小的凤是在妈妈的背篓里度过的，背篓下面有两个洞，可以伸出两只脚。妈妈做瓦匠工干活，干活时把她伸在背上，一背就是五年。妈妈脸有多黑，小凤的脸就有多黑。快到上学念书的年龄，妈妈送她上学前班。第二年，上小学年龄不够，妈妈跟老师商量，让她试读，谁知这一念就到了小学毕业。村里人很奇怪，一个哑巴怎么读书的？

直到小学毕业，村里人没听小凤说过一句话，都说小凤是哑巴。有一次，小凤的确也说过一句话。那天放学回家，小凤饿得慌，扳了奶奶家的玉米棒，被奶奶看见打了一顿。

“奶奶，我是你的亲孙女哦……”小凤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

小凤走下一个月，爸爸就跟娘离婚了。从堂屋分出来的半间房是她们家的，门开在后面。虽说和爹多奶奶住一起，但各走各的，从不往来。因为不同意女儿自选的婚姻，外婆也不往来。苦命的妈妈要供女儿上大学，争这口气。

更让村里人吃惊是，小凤小学毕业还考上了省重点中学。学校离家太远，要走七八里地，她早出晚归，一天四趟。小凤学习十分刻苦，一转眼，六年的中学生活挺过来了。高考后，她的志愿是北京外国语学院，妈妈怕她填高了，叫填上海。小凤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，她是被复旦大学看上的，上海的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到了。母女俩又高兴又着急，着急的是三万块钱学费到哪里去搞呢？一个做瓦匠小工的，哪来这许多钱。这些年，要不是邻居们帮衬些米呀菜呀，日子都没法过。

小凤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人。当她站到一家高大的门楼前，心里完全不是滋味，眼直往低下滴，门楼半天才举起重重的手，扣响铁门的门环。第二天，一个骑摩托车的来到家门口，掏出三万块钱，对着小

## 小凤

袁廷毅

凤说：“叫我爸爸，我给你钱！”他掂着手里的钱，望着小凤，小凤两手叉着腰，双脚叉着拦着门，眼见这个人，气不打一处出：“我没有爸，我爸早死啦！我不要你的臭钱！”把钱扔到地上，关上门。来人被吓愣了，手直抖，半天缓不过气来。这个负心的确也说过一句话。那天放学回家，小凤饿得慌，扳了奶奶家的玉米棒，被奶奶看见打了一顿。

村里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，都来帮忙。你一百我五十，一下子凑了五千。小凤妈请客，大家说，给碗碗红糖水就行啦！小凤妈过意不去，还给每家送上四个红鸡蛋。

小凤拿着通知书到银行争取到一万块钱贷款，还差一万五。小凤打电话到上海，指定要校长接。小凤心有不甘，她向校长提出条件：学费要减一半，开学时要亲自带车来接，不然不去！校长也纳闷：哪有考生敢向学校提条件，没见过！校长一了解，小凤的成绩高出分数线80多分，当即答应学费免一半，学费总算解决了。

开学前，村里开来一辆面包车，问金凤的家在哪？都说不知道，不认识，车子转了一个小时找不到。听见外面乱轰轰的，小凤跟妈妈也出来看热闹。只见一辆白色面包车，红色横幅上写着：“热烈欢迎金凤同学！”这不正是女儿的名字吗？小凤也看到了，只是不敢相信。过去一问，下来一个人，笑着说：“我们找金凤同学！”小凤和妈妈走进去，人们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。突然，眼前的一幕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：一位又白又胖又高又大的老校长，一个又黑又瘦又矮的孩子，两只手握在一起。小凤哭了，妈妈也哭了！

校长走进小凤家，狭小的房间，斑驳的

每到秋冬之交，我便会去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。要么是气温降了，乍冷不适应；要么是年纪大了，零部件老化；要么就是自控力差，低头手机刷多了，于是颈椎僵硬偏头痛不清自来，不得不去看中医，做个理疗。

推拿科的光景，出乎我意料，五六间大小不一的诊室摆满了张张窄小的床位，这里摩肩接踵，倒像个热闹的小集市。人声鼎沸，空气里浮着艾草燃烧后焦香的余味，混杂着药油清冽的气息。一位老师，想必是主治医师，身后总有七八个临近毕业的实习生紧紧跟在身后，白大褂在他们身上还显得簇新而拘谨。他们不像在治病，倒像在经营一个热闹的作坊。师生之间，没有课堂上那种正儿八经的严肃，时而低声讨论，时而爆出一阵无拘无束的大笑。医患之间也是如此，彼此和蔼可亲。那笑声是清亮的，像深秋里的山泉，在这满是药味的空气里，漾开一圈活泼的涟漪。

我的治疗是教科书式的范式，针灸、拔罐、刮痧、推拿。那细细的银针，总是老师亲自下手。他凝神屏息，指尖微捻，那针便悄无声息地探了进去，似被蚊虫亲了一小口，些许有点酸痛；又像初生的草芽潜入春泥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。为增强疗效，还会在银针上接通电源，名曰“电针疗法”，银针在电的作用下，有节奏地在我的皮层抖动着，像是在跳广场舞似的。学生们围成一圈，眼神里满是专注的敬畏。我伏在治疗床上，赤裸着上身，面部放在一个椭圆形的洞穴内，任其摆布。虽看不见他们的脸，却能感到那目光的重量，沉甸甸的，是医脉传承的庄严。

拔罐时，便多是学生们动手了。一个个玻璃罐带着一丝丝热气扣了上来，皮肤便被吸吮起一座座暗红的丘陵，紧密地簇拥着，像雨后忽然冒出来的一朵朵蘑菇。不多时，背上便留下了一圈圈紫红色的印记，像是身体写给岁月的一封信，诉说着骨子里的湿与寒。

轮到刮痧，先是在患处涂上一层活血通络按摩膏，粘乎乎的，那像是不锈钢的药械贴着皮肤滑过，凉意之后，便是火辣辣的热。这感觉我不陌生，儿时中过暑，头晕想吐。母亲便拉我坐在门槛上，用一把白瓷的汤匙，蘸点香油，在我背上一下一下地刮。她的动作是轻柔的，嘴里还絮絮地念着我听不清的民间口诀。那时的红印与此刻的红印，仿佛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，叠在了一起。

最是熨帖的，当数推拿。那学生的手，到底是年轻，力道足，却又懂得收敛，在酸痛的关键处不疾不徐地一揉一按，一推一拿。那一瞬间，紧绷的肌肉仿佛都化作绕指的柔，一切的烦恼都暂且搁下了，双目微闭，大脑清空，只余下一片懒洋洋的平和。周围的谈笑声，病友间家长里短的闲话，都成了远远的背景，模糊而温馨。

做完理疗，推门出来，天色依旧湛蓝，风也依旧清凉，脖子上的痛楚却仿佛轻了许多，连带着脚步也松快了些。我在想，人食五谷，孰能无病？有病来看医生，不拖不延，以淡然心态面对，珍惜当下每一个或晴或雨的日子，才是生活的真谛。

## 做个理疗，挺好

叶炎

随笔

## 山路桂雨（外一首）

杜渐

蓝雾弥漫山路  
灯的下面，像纱裙绵绵  
碎花，镶了几段愁  
叶子落满裙边，斑驳的日子  
你等了几个秋……  
只是这秋天，它总变成迷途  
有人出不去，有人进不来  
我寻着香，寻不到尽头  
就此是细雨编织的梦  
鹤鸣空空，你似凉于晚山的亭

水凝霜

鸳鸯弯弯，荡不清笑的纹路  
柳枝不必触摸水面  
也能感知暖意，融得袅娜  
风啊，把眼畔的蒸汽吹上岸边

人和情，忽如晕开的圆月

再暖些，岸上的  
把拥抱扑向水面，再热些  
水上的，搅动波潮  
数不清是人还是鱼，还是水  
缝缝出多少烈火的爱

鱼冬眠，雁南归  
水汽凝霜，不忍青膏受冻  
扑向一地绿痕，空空  
人啊，总爱变液态水的声，和温  
寒夜凝结太硬，也无声  
天明，就被掸入尘土  
当刺下刀片入厨，谁温饱了檐下的  
秋冬

女孩叫小娟，念初中，是奶奶的姨侄孙女。其实，小娟只想人陪她玩，没心思想学。每周三个晚上是辅导的时候，一个月下来，两人关系处得不错，可以谈谈心了。小娟问起小凤家的情景，小凤谈起自己的身世和经历，小娟的眼湿了，伤心地哭了。小凤安慰道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咱们学习吧！”从此，小娟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姨奶奶感到奇怪，态度也变了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像姐妹一样，小娟吃什么，小凤也一同吃。一学期下来，姨奶奶见侄孙女成绩一下子涨了二百多分，别提有多高兴！给小凤按每月六百元付了学费，小凤有时还打打零工，除了自用，寒假回家还交给妈妈一千八百块钱。

大学毕业，小凤想上北京读研。老校长舍不得她，她也舍不得学校，便留校一边工作一边读研，学费是校长给的。小凤辅导小娟也还在进行。一年后的春天，由学校担保，小凤买了一套房子。

夏天里，草洼子村又开来一辆面包车，走下来的是小凤，车上装满从上海带来的东西。小凤和妈妈一道，给每家送上四块上海产的水晶月饼，给每个小孩一百块钱，还请全村人吃了饭，小凤感谢大家多年的关照和帮助。

走的那天，村里人依依不舍，送她们娘俩到公路边，眼看着她车子渐渐远去，直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……

小凤带着妈妈走了，飞进她梦想的家园！

散文

副刊

投稿邮箱：4822194@qq.com